

三國誌 十三

三泉山關公顯聖  
治風疾神醫身死  
兄逼弟曹植賦詩  
帝正廢帝魯炎劉  
先兄僅張毛遇害  
孫權降魏受九錫  
戰捷亭先主得難人

洛陽城中探處神  
傳遺命奸雄無終  
任諂和別封化法  
漢主正位續大統  
雪弟恨先主興兵  
先主征吳賞六軍  
守江口書生捧大將

共二十

2119  
14





284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十三

聖嘆外書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雲長安在一語抵得一部金剛經妙義以安在二字推之微獨雲長為然也吳安在魏安在蜀安在三分事業三國人才皆安在哉凡有在者不在而惟無在者常在知其安在而雲長乃千古如在矣

昔之和尚能感神今之和尚善搗鬼看普靜獨自一箇在玉泉山修行方是清淨法師所以能點化雲長耳每見近日有一等沒髮光棍畧誦幾句多心經輒欲升座說法盜襲幾句野狐禪





便稱棒喝宗門聚徒成羣過都越國哄動男女填塞街巷布施金錢和尚搗鬼衆人見鬼總是一派鬼混恨不借雲長青龍刀一斬其魔障也

雲長英靈不泯固矣而赤兔馬亦在雲中豈馬爲英雄之馬其英靈亦勝於人耶况青巾綠袍并青龍偃月刀皆依然如故得毋衣物器械亦有魂否曰無疑也其神靈則不獨相隨之人附之而靈其所用之物亦與之而俱靈平也倉也馬也刀也巾袍也皆宜與雲長並垂不朽者也

或疑關張並是英雄而雲長顯聖不聞翼德顯聖何也曰翼德何嘗不顯聖相傳有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今張睢陽岳武穆聲靈赫然廟祀甚肅豈非翼德之未嘗死乎况桃園三人非三人也一人而已雲長存卽謂之翼德存可耳且謂與立德俱存亦無不可耳

關公既經普靜點化之後人相我相一切皆空何又有追呂蒙罵孫權驚曹操告立德之事乎曰雲長不以生死而有異玉泉山之關公與鎮國寺之關公非有兩關公也善善惡惡因乎自然而我無與焉追所當追罵所當罵驚所當驚告所當告直以爲未嘗追未嘗罵未嘗驚未嘗告而已矣不寧惟是五關斬將直是未嘗斬水滄七軍直是未嘗滄也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權志在得荆州耳何必害關公而後快若使魯肅而在決不爲此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



走操圍公於土山不使之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管輅只有一  
而卜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  
臨應之兆武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  
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  
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項羽垓下之役八千子  
人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  
急將復何如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孔明  
但遠不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發之故何不棄  
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  
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  
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  
埋伏可走大路此時若用王甫之言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

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南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  
步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此言亦可貫金石專望君  
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  
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公于此時不即自殺者尚關公  
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是亥時了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出凹處金鼓齊  
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  
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  
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  
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兵之漸少非必盡死也走不得四五里前  
面喊聲又震火光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力相迎只三  
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  
已死於亂軍中補累之死在關平口中敘出用虛寫妙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



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石兩下是山山邊皆蘆  
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呂範下在亥時今却到五更正走  
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鈞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  
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讀至此令人關平知  
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  
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讀至此又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  
大喜可惡聚眾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  
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原來是不肯叛公平昔自以為天下  
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曹操敬禮關公而  
操多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  
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操為漢賊而助操攻公則吳我今  
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

此處係以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

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何如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  
人時封侯賜爵二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  
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將公往事一提起照致  
使今日反為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獨不提起華今主公既已擒  
之若不即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  
關公父子皆遇害曹操不害關公而孫權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  
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後人有詩嘆曰  
漢末才無敵 雲長獨出羣 神威能奮武 儒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鏡 春秋義薄雲 昭然垂萬古 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  
人傑惟追古解良 士民爭拜漢雲長 桃園一日兄和弟  
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雷無匹敵 志垂日月有光芒



至今廟貌盈天下 古水寒鴉幾夕陽

關公既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即賜馬忠騎坐其

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此馬不為呂布死而為關公死却說王甫在

麥城中骨顛肉驚乃問周倉曰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污立於前急

問之忽然驚覺不知主何吉凶前有王甫之夢正說間忽報吳兵

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

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墮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二人死且不

平與倉之像於公側而不及於是麥城亦屬東吳却說關公英魂不

散蕩蕩悠悠直至一處乃荆門州當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

有一老僧法名普靜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二十七回中之人

後因雲遊天下來到此處見山明水秀就此結草為菴每日坐禪

道是清淨法師不是熱鬧和尚化飯便不似今之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

愛恤徒弟和尚了是夜月白風清三更已後普靜正在菴中默坐忽聞空中

有人大呼曰還我頭來既在空何有頭來○若云無頭呼者是

誰若欲還頭還於何處普靜仰面諦觀只見空中一人騎赤兔馬提青龍刀左

有一白面將軍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關平周倉在普靜眼中

一齊按落雲頭至玉泉山頂普靜認得是關公遂以手中塵尾擊其

戶曰雲長安在此語抵得關公英魂頓悟即下馬乘風落於菴前又

手問曰吾師何人願求法號普靜曰老僧普靜昔日汜水關前鎮國

寺中曾與君侯相遇今日豈遂忘之耶雲長空普靜亦空公曰自蒙

相救銘感不忘今某已遇禍而死願求清誨指點迷途普靜曰昔非

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彼此不爽四語抵得今將軍為呂蒙所

害大呼還我頭來然則顏良文醜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又將向誰

索取現前於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稽首則無頭而有頭



第一才子書 第五回  
矣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鄉人感其德就於山頂上建廟四時  
致祭後人題一聯於其廟云

赤面秉赤心騎赤兔追風馳驅時無忘赤帝  
青燈觀青史仗青龍偃月隱微處不愧青天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荆襄之地賞犒三軍設宴大會諸將  
慶功置呂蒙於上座顧謂諸將曰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  
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畧過人破曹操於赤壁周郎未會  
勝於子明不幸早妖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畧此  
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  
二快也子敬未嘗結連曹惟勸吾借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借備以  
力拒操正是長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荆州合  
策何云短也義是呂蒙不知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杯於  
人何得反曰勝之

呂蒙性如此又  
蒙其長子  
將領三國  
內功者  
能言巧舌  
之部乃云

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令人  
之我字嚇殺眾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  
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  
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  
漢壽亭侯關雲長也驚天動地之人自有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  
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死得快暢孫眾將見之  
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潯陵侯命其子呂  
霸襲爵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  
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  
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  
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讐恐  
東吳難與敵也勢所必然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



何却今見活張昭被死呂蒙嚇了一跳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  
不犯東吳荆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  
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讐必與操約和在玄德必不與操連和但若二處  
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  
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雖是東  
謀實亦曹操之所使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既欲嫁禍  
嫁禍於操誠不為過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為上策於人又欲  
取利於己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  
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  
吾夜眠貼席矣夜眠今如貼席孰知皆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  
之計也又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  
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讐故將首級  
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

耳而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  
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  
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  
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乖的又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  
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  
與華容道相見之語一言未訖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鬚髮皆張操驚  
倒前是恭敬此是戲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  
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操愈  
加恐懼活關公可怕死關公更可怖死遂設牲醴祭祀沉香木為  
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為  
荆王差官守墓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以上按曹操却說漢中王  
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王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



來糜夫人死而糜芳叛去孫夫人去而孫權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  
 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  
 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前敘下此後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  
 瑁蚤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為妃正說婚姻如漢中王曰劉  
 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篤於異姓兄弟豈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  
 文之與懷羸乎法正故媒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為王妃允大是  
 從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帶筆且說東西兩川民  
 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荆川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  
 之法正議婚東吳亦議婚立德應孔明曰荆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  
 回若能如此荆州不失正商議間荆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  
 日關興到具言水淹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  
 設墩臺提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立德放心補敘忽一日立德自覺

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寧睡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  
 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  
 寫得寫得立德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立德疑怪自起  
 忽可忽可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與玉泉山頂孫權座立德曰賢  
 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  
 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吾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立德忽然驚  
 覺乃是一夢前敘立德一夢時正三鼓立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  
 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立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  
 有此夢何必多疑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立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  
 解之孔明胡塗矣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趨赴軍  
 師府下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  
 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荆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



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荆楚之地已知雲長必於遇禍  
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方知孔明心中已明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  
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立  
德也立德忽見登下一人孔明忽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  
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立德曰孤與雲長誓同生死  
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有此一語二公一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  
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接符立德急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荆州已  
失關公兵敗求救尚不知有後事呈上表章未及折觀侍臣又奏  
荆州廖化至接符立德急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  
兵之事亦只曉得一大半立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  
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  
之急有此言不立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曰自提一軍

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預為  
伏筆足見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為吳將所獲義  
三人同心不屈節父子歸神一路俱作吞吐之事至立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  
於地正是

為念當年同誓死

忽教今日捐生

未知立德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曹操之殺華陀以陀之將殺操也陀瘡操而何以云殺操曰鑿  
其頭則是欲殺之也譬則刮未聞頭可鑿如鑿其頭而能活必  
如左慈之幻術則可若以言醫則無是理也無是理則其欲殺





之無疑也曷爲療關公則療之療曹操則欲殺之曰能慕義者必惡惡於其慕關公之義而療公則知其必能殺操者耳故華陀之死當與吉平之死並傳

或惜華陀之書不傳而後世無神醫此言非篤論也醫者意也意豈書之所能傳乎不可知之謂神醫而曰神神豈書之所得而解乎以書治病者不謂之知醫猶之以書用兵者不謂之知兵陀之書與孟德新書而俱焚焚之誠是矣吳氏之婦焚之爲其書之足以殺身若使吳氏之婦不焚之而今人學之又恐其書之足以殺人耳

曹操死於庚子之年戊寅之月而十回之前蚤有左慈土鼠金虎一言伏案矣然而數之未盡事在將來觸左慈而不死觸樹神而後死前文之左慈特爲此卷之引子也猶之合眼見關公而不死開眼見伏后諸人而後死此卷之關公特爲前卷之餘波也且樹神又爲伏后諸人之引子而夏侯惇見伏后又爲曹操見伏后之餘波斯篇畧借鬼神之事警戒奸雄事極其妙文亦極其妙

曹操之托文王與王莽之托周公相似而曹操又巧於王莽何也篡國之事王莽身自爲之曹操不自爲之而使其子爲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王莽以金滕學周公又以居攝學虞舜是欲以一身而兼學兩聖人之事曹操以其身學文王而使其子學武王是欲以兩世而分學兩聖人之事嗚呼以聖人之事而乃爲奸雄之所竊豈不重可嘆耶

或見曹操分香賣履之令以爲平生奸偽死見真性不知此非曹操之真仍是曹操之偽也非至死而見真乃至死而猶偽也



臨終遺命有大於禪代者乎乃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而獨無一語及禪代之事是欲使天下後世信其無篡國之心於是子孫蒙其惡名而已則避之卽自比周文之意耳其意欲欺盡天下後世之人而天下後世之無識者乃遂爲其所欺操真奸雄之尤哉

曹操平生無真至死猶假則分香賣履是也臨死無真死後猶假則疑塚七十二是也以生曹操欺人不奇以死曹操欺人則奇矣以一假曹操欺人不足奇以無數假曹操欺人則更奇矣然曹操之死以假混真雖有無數假曹操其中却有一真曹操曹操之生有假無真人只見得一曹操到底不曾認得一真曹操不獨死曹操是假卽活曹操亦是假不獨假曹操是假卽真曹操亦是假是其生又幻於其死云

曹操既護其生前之身又護其死後之身則疑塚七十二是也既護其死後之形又欲娛其死後之魂則命設帷帳於銅雀臺每進食必奏樂是也其生前之作惡不畏死後之受譴者以死後之無知耳若欲娛死後之魂則是有知矣豈受譴則無知而娛樂則有知乎其殺人於生前不畏其報復於死後者以他人死後之無知耳若自娛其死後之魂則已固有知矣豈已之死則有知而他人之死則無知乎究竟果報照然厲鬼終當殺賊地獄既設遊魂難到銅臺我嘆曹操之巧終笑曹操之愚觀三馬同槽之夢又在馬騰既死之後而竊嘆數之所伏有非人意計之所得防也周王以麋弧之謠殺弓人而不知其應在褒姒漢武以獄中天子氣而殺罪人而不知其應在病已王莽以易名應讖之故而殺劉歆而不知其應在光武今操之夢兆



亦有是矣若謂前之夢為西京則馬休馬鐵固合而為二若謂後之夢為西京則馬超馬岱已僅存其二因後之謬并識前之非而既識前之非更無從老其後之是讀者至此為之喟然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眾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王上少憂自古道死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以不記軍師東和孫權一語故似有埋怨之意王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

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已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羊舌見向成而泣况玄德乎眾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

只是痛哭淚濕衣襟斑斑盛血是真哥哥不是假哥哥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不反兵之誓非不共戴之誓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

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王上歸怨於吳也張昭司馬懿之計總不能逃此公之明鑒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

恨舍魏而舉吳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譎計伺隙而乘王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此以吳說魏眾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聽傳旨川

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張飛為後文筆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詩曰上慎旃哉由來無死今竟死矣祭不至招魂何依為之兄者能不悲哉以上接下玄德以下先叙曹操却說

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與孫策相見于操甚驚懼問於眾官眾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自將死與殿何干

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當名曰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蘓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像蘓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使工師求



大蘓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

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木則王喜

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錮解不開斧砍不八不能斬伐

操不信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

侵雲漢並無出節在曹操中細看一番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

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祠亦有棟梁之材皆是神

騎不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及庶

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斂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

有聲血濺滿身樹亦有血奈何人無血性操謬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

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凡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

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却

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草木非人尚能討賊人非草木

驚急呼武士安在皂衣人仗劍砍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

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眾官皆憂華歆入奏曰

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華歆不識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又將十

提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

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

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効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

死却用尖刀割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曹操一吐皮好猾病人畧

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

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

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薑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

食即下曹操腹中毒蛇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懣面赤不能飲食求

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虫三升皆赤頭首尾動搖登問其故陀曰此

...



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可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

陳登果三年而死陳登在徐州事已隔數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瘡痒

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

去病者即愈奇絕。操之事若如贊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

塊一痛一痒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痒者內有黑白棋子

二枚更奇。操之能刺人能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應其言此人

真扁鵲倉公之流也於百忙中忽見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

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

患風而起病腦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在眼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

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與吉平

同意相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

某刮骨療毒關公畧無懼色局泰事在曹操口中應關公事在華

問文叙之妙品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

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讐耳非但為關公報曰呼

左右望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

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照應二十急令追拷華陀

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為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

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

為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逆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

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藥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

有此心便可繼華陀不必書也陀即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全城問陀之妻取

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

獄持回家中藏之以酒肉換青曰大是便宜換旬日之後華陀竟死

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只算謝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



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裡焚燒婦人不愛書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亦是諷人之言吳押獄嗟嘆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閻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詩歎曰

華陀仙術比長桑

神識如窺垣一方

惆悵人亡書亦絕

後人無復見青囊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折觀之畧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勦滅劉備掃平

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孫權此時歸國為漢賊無幾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

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

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令人追思荀或荀攸尚有良心操笑

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

望苟天命在孤孤為周文王矣隱然以篡逆之事留與曹丕司馬懿曰今孫權既

稱臣歸附王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權欲使操攻備操又使權攻備兩家之意只在於此至於

一勸進一賜爵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操從之表封孫權為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

牧即日遣使賚詔勅赴東吳去訖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

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為禍此

在殺馬騰之前於此補照出來今騰已死昨夜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曹丕未篡

氏預詔曰祿馬吉兆也祿馬歸於槽王上何必疑乎與關平解猪為龍彷彿相似今

之代人詳惡夢者大抵類此

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

三馬同曹事可疑

不知已植晉根基



曹瞞空有好雄畧 豈識朝中司馬師

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

裂帛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

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從前作過事操急拔

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响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舊殿又塌了操驚

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夜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呂

是神附於身曹操是鬼集於尸然操何以不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

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為何如此羣臣奏曰

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歎曰聖人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獲罪

一語自寫其招然既欲李文王何不更學孔子之言曰某之禱久矣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

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真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

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在陰雲之中曹操是雙眼見

之眼見 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

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

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

備未曾勦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叙特以家事相託但言家

言國事是老孤長子曹昂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又將前今

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為人虛華少誠實嗜

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

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但言立丕自繼更不說曹

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

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不知

但謂其兒女情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

樂上食劉表之妻妬於鬼恐其以鬼悅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

深英雄氣盡



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為人所發掘故也自防亦甚苦矣若使後人將七十二塚盡掘之為之奈何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是子年寅月後人有鄴中歌一篇歎曹操云

鄴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韻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沒豈隨人跟底功首罪魁非兩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苟爾化為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為霸大不王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向悵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鄴陵侯

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曹操未見四子眾官用金棺

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鄴都來曹操不死於鄴都而死於洛陽與先主不死於成都而死於

於白帝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櫬

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

息哀且議大事眾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

動當蚤立嗣王以安眾心何得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

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此時天子詔已屬具文而兵部尚書陳矯

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

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眾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為例此時已不

認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眾皆大驚須臾華歆入眾

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蚤請世子嗣位眾官曰

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未得父命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三



令然操之所以無令者以天子詔可以取之如寄羣臣自能為我請之故不必以已之令令之也歆曰吾已於漢帝

處索得詔命在此眾皆踴躍稱賀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賦贊成

曹丕篡漢之基原來華歆諂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與破壁取石正是一樣盡忠

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

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鄢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

萬大軍來到丕大驚前華歆來眾官吃一驚今遂問羣臣曰黃鬚小

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

堦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鄢陵侯以片言折之眾皆曰非大夫

莫能解此禍也正是

試看曹氏不彰事

幾作袁家譚尚爭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劉曹之相形何厚薄之懸殊乎立德以異姓之兄而痛悼其弟之亡曹丕以同胞之兄而急欲其弟之死一則痛義弟之死而不顧其養子之恩一則欲親弟之亡而不顧其生母之愛君子於此有天倫之感焉

甚矣名之不可竊而實之不可誣也操以武王之事遺其子而自比於文王不則不以文王之事目其父而仍諡之曰武王是父欲避改革之名而讓之後人子又避改革之實而歸之先世也歸之先世而魏之篡漢非不篡之實操篡之耳操將欺人而子先不能欺操欲自掩而子不為之掩嗚呼奸雄之奸亦復何用哉



文章足以殺身而有時乎亦足以救死文章足以取忌而有時乎亦足以動人如子建之七步成章是已楊惲種荳之歌適觸君王之怒不若子建煮荳之咏能發兄弟之悲朱虛耕田之吟但寒異姓之心不若子建燃荳之詩能解同氣之怨劉勝聞樂之對自述涕泣之情又不若子建釜中之辭能隕他人之淚此豈獨當時爲然哉凡今之人有與兄弟而相煎者觀於其文亦宜爲之泣然矣

曹子建亦嘗倩人代筆矣楊修手教數十條是也然子建倩人代筆面試却不出醜不似今人倩人代筆面試卽使出醜面試不出醜連平日之代筆者亦信其自作面試一出醜連平日之自作者亦疑其代筆故惟才如子建可不倩人亦惟才如子建可以偶一倩人

觀曹氏之得免於內亂而知天之不欲祚漢也懦若曹熊不足論耳曹彰以勇畧自矜而驅雄兵於鄴郡曹植以才名自恃而集文士於臨淄岌岌乎幾不免內亂之作矣使亦如譚與尙之相爭琦與琮之相惡而漢中王得乘隙以攻之豈不大快事哉乃熊旣死彰旣歸而曹植亦束手而受縛君子以爲魏之幸而漢之不幸云

劉封之拒孟達與糜芳之從傅士仁則有異矣然旣然拒之於終何不拒之於始旣能斬孟達之使而不降曹操何以聽孟達之譖而不救關公乎南郡之救樊城也難糜芳不聽士仁則必死上庸之援麥城也易封不聽孟達則未必至於死惜其見之不蚤耳

劉封雖有罪而先主殺之亦未得其當也其不救關公也可罪



其不降曹氏也可原其拒孟達於後也可嘉則其悔聽孟達於前也亦可諒而喪一義弟又殺一義兒誠計之左矣且既欲殺之不即名而殺之而使喪師失地以重其辜則先主有三失焉彼自知獲戾而將兵於外安保其無降魏之心其失算者一以一劉封當徐晃夏侯孟達之師明知其非敵而故遣焉是棄庸而至有申耽申儀之叛使劉封進退無路是棄劉封并棄上庸之地其失算者三有此三失宜先主之終悔與

張松法正孟達彭萊四人皆賣國而各有不同初欲投曹操而繼乃向先主者張松也既歸先主而又欲叛先主者彭萊也事劉而復降曹降曹而其後又欲歸劉者孟達也其皆劉璋之後姑終事先主者惟法正一人而已雖然法正孟達同功一體孟

達有罪法正必不自安幸其時正已死耳若正而在安保其不為彭萊乎苟曰始終無二吾於法正未之敢信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眾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眾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即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一見便問璽綬黃髮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意正而詞嚴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本欲其退兵却先問此二語妙甚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妙在不教之退而自退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鄴陵自守彰拜辭去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未篡位先改元奇絕○諺云自肚裏改年號即此便為篡位之兆封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



國王朗為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曹操自比文王而曹

不偏不諛之口葬於鄴郡高陵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

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滸七軍擒獲于禁之事文字照畫

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看他

採的墳墓却看了自己的行樂既看了自己的行樂又看了關公的喜神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

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為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

使之往見以愧之曹丕羞臣下是一幅畫難兄弟是一首詩看畫所

禁曹植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死遲

後人有詩嘆曰

三十年來說舊交

可憐臨難不忠曹

知人未向心中識

畫虎今從骨裏描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邠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

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不知君臣之義者定不從之即

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日蕭懷使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

縊身死先逼殺了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

回報說臨淄侯自與了儀了真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

臨淄侯端坐不動了儀罵曰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被讒臣

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是責曹丕了真又曰據吾主聰明

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

是責曹植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曹植之事不在臨淄一邊

筆法丕聞之大怒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

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

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了儀了真等盡皆醉倒喪中

難為孝子丕雖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



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行誅戮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郡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文章不能免禍為之莫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能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羣臣無一人為曹植請命者而必待其母自出為之不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踈狂一藪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也吳氏為女之故而罵孫權其詞厲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洒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有後患華歆不知有伏后何知有卞氏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王上可召凡以才試之若不能即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難

助臣欺主何難助兄謀弟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然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姑恕縱使倩人代筆罪不至死死罪者多矣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即以此畫為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阿哥做考官乃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兩肉齊道行 頭上帶凹骨 相遇由山下 歛起相塘突 二敵不俱剛 一肉臥土窟 非是力不如 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為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而試中式偏不植曰願即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為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前題在牽牛章植畧不思索即口占一



煮豆燃豆箕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四句詩賽過一遍求通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

兄何逼弟之甚耶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為

安鄉侯試了好文字猶然降等若植拜辭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

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以上按曹

先漢中王聞之大驚即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

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讐關

公之讐讐之則私以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

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立德便欲遣人

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恐其不降吳可陞此

二人為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立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

竹原來彭蒙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

達本為欲治一人之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

超超審知此事即往見彭蒙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

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馬超性直此蒙因酒醉恨罵

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蒙曰公起

本部軍結連孟達為外合某領川兵為內應大事可圖也前被髡於

長未幾而復生與心恐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蒙

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即令擒彭蒙下獄拷

問其情蒙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日彭蒙有謀反之意當何

以治之孔明日蒙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蒙死於

獄與張松事泄而蒙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

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

第一才子書 卷之十三



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法正之死在孟達口中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為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又因孟達一人引出兩人之叛達猛然省悟即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

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望風歸順臣交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

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望思遠恥昔中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

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即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一舉而得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為不救關公之



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單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與呂蒙使傅士仁招糜芳一般意思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不大喜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即修書一封使人賁赴蜀寨招降劉封與傅士仁說糜芳相似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悞吾叔姪之義又問吾父子之親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劉封此時却與糜芳大異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上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

之計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早為十數回後開門射孟達作一樣子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彪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與沔水之戰相似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城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今番却推脫不乾淨了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此時悔聽孟達之言而不救關公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



病因此按兵不動以上按下先主且說魏王曹丕且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  
 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羣瑩鄉中父  
 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正爾居喪守制却便衣  
威加海內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丕卽還鄴郡時惇已卒照應前  
而歸也事丕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  
 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此風此麟此龍不當來而來於是中郎  
 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  
 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與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  
 陳矯陳群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  
 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

魏家社稷今將建

漢代江山忽已移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三代以後學湯武之征誅則是學舜禹之受禪則非蓋征誅可  
 學而受禪不可學也漢高學湯武雖未必遂可湯武而猶不失  
 爲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若夫受禪之舉一學之而謬者有王莽  
 再學之而謬者有曹丕彼但知舜禹之事而不知舜禹之所以  
 行其事者耳舜禹之事行之以舜禹之心後人乃以羿浞之心  
 而欲行舜禹之事居堯宮而逼堯子奪舜璽而逼舜禪天下有  
 如是之舜如是之禹哉

有妖孽而爲禎祥者如九年之水開聖帝七年之旱啟賢王是  
 也有禎祥而爲妖孽者如魯桓公之書大有魯哀公之誌獲麟



是也不當瑞而瑞卽謂之妖不當祥而祥卽謂之孽麟鳳黃龍  
非曹丕受命之禎乃獻帝失國之兆然則麟也鳳也龍也直等  
之青蛇之墮帷維之化而已矣

觀曹丕受禪之時有怪風之警而知天心之未嘗不與人心合  
也人有有心天亦有有心人心不予魏豈天心獨予魏哉然不與魏  
者天心也不予魏而終不能禁魏之篡者天數也不獨人不能  
違數卽天亦不能自違其數數不可憑而福善禍淫之心則可  
憑紫陽綱目不以魏爲正統蓋不以天數與之還以天心之合  
平人心者奪之耳

漢高之返沛縣有大風之歌此漢初之雄風也獻帝之禪許昌  
有怪風之變此漢末之悲風也風在漢初而雄在漢末而悲固  
一風而有盛衰之異焉雖然風至漢末風斯息矣漢末安得有

風當仍歸之高祖在天之靈可也

呂雉王產祿而劉幾化呂武學寵三思而周幾代唐若曹后者  
誠過之矣曹后之罵曹丕比之王后之罵王莽庶幾相似乎然  
以后之貴而貴其族者王后也以族之貴而貴爲后者曹后也  
族以后之故而得貴則后之斥之也易后因族之故而得立則  
后之不黨其族也難推曹后之心使其是非曹操之所出我知  
其必與父兄同謀討賊如伏后董妃之事耳伏完有女而曹操  
亦有女董承有妹而曹丕亦有妹曹后之賢殆將與伏后董妃  
並列爲三云

玄德帝成都曹丕帝洛陽同一帝也而史家予玄德而不予曹  
丕者正與僭之異也若論玄德之取西川則以劉奪劉或以爲  
逆取而順守若論玄德之卽帝位則以劉繼劉直是順取而順



守矣所可議者續高光之業而不墜其統固所以尊祖乃納劉  
瑁之妻而立之為后似不免於瀆祖君子於此不能無遺憾焉  
玄德之稱漢中王也在曹操稱魏王之後夫曹氏可王而劉氏  
獨不可王乎非劉氏而王者高祖有禁即以此獻帝臨之曹可奪  
而劉可予也玄德之即帝位也在曹丕篡帝位之後夫丕可以  
篡漢而帝室之胃反不可以繼漢乎丕篡之而玄德繼之是獻  
帝廢而未廢也宋之司馬氏乃帝魏而寇蜀吾不知其作何辭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觀魏王自登位以來德  
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語群臣會議言漢  
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  
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  
請東吳討一荆州関公且不許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

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  
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  
從公計議議便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  
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  
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何不竟指青龍見  
異以為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  
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  
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  
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  
西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  
也願陛下察之此等圖讖想亦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  
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與必



有廢有盛必有哀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  
 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蚤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未聞當日皇  
苦勸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  
唐堯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  
 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  
 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曹后深明大義言未已只見曹洪曹休帶劍  
 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  
 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  
 篡漢皇天必不祚爾此孫夫人之地與將更為激烈不言罷痛哭入  
 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  
 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四岳  
未聞有此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  
恐嚇語

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月正元日未聞唐歆曰陛下若不從眾議恐且

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

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

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使

寧而在不但割席當割其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

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蚤發一言露出昔日帝戰

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

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忠臣

寶也符寶非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

詩讚曰

姦宄專權漢室亡 詐稱禪位效虞唐

滿朝百辟皆尊魏 僅見忠臣符寶郎



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群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非安衆心乃一身耳帝只得合陳群草禪國之詔令華歆賈捧詔璽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本是天子所賜曹丕大喜開讀詔曰

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原非大然今仰瞻天象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平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王又光輝明德以應其期曆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踵堯典禪位於丞相魏王王其毋辭

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天下難欺與其不如從直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

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不曰天位不可讓而曰別求大賢便是欲天子遜位之意帝覽表心甚

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天子若信老實不更華歆曰昔

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此是家傳今陛下可

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子效父之詐臣導君以詐真堪羞殺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

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

咨爾魏王上書謙讓朕竊為漢道陵遲為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仁風扇八區天之曆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



之名也何既此名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賁回璽綬却教華歆

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前李肅賺董卓曾言築受禪臺矣有前之虛語乃有此之即真擇吉日良

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王差不算却要

天子親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王大喜即令張音捧回璽綬仍

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若天子第

將呆曹不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曰受禪臺集公卿庶民明日

禪位到底不白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

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帝請

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

十餘萬衆目昭彰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不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

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羣凶恣逆宇內顛

覆賴武王神武極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

人護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

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兪曰

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故遂爾位於獻天之曆數在爾躬

君其祗順大禮饗萬國以肅承天命

讀冊已畢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

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張角所云黃天當立於此始驗國號大魏丕即傳

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

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堯率諸侯北而而朝之丕降旨封帝為山陽

公即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

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為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許入朝龍



之惡一至於此追原舜  
躬之分只在拾金一刻  
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  
臺下軍民人等見  
之傷感不已旁寫一筆見  
不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天下有  
禹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臺有詩嘆曰

兩漢經營事頗難 一朝失却舊江山

黃初欲學唐虞事 司馬將來作樣看

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砂走  
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此亦是祥瑞即虞舜當  
也此風不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風雷雨弗迷侍臣  
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艾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為  
司徒王朗為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丕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  
曹操之疾既疑洛陽有鬼曹丕之疾又疑許昌多妖究竟何鬼  
何妖不過因操奸如鬼故以鬼召鬼丕惡如妖故以妖召妖耳乃自  
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以上按曹丕蚤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

立為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

此傳言之誤

山陽公者上五年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

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立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

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

無君欲尊漢中王為帝放下先主接敘孔明譙周曰近有祥風慶雲之

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昴之分煌

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孔明但言人

象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

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

篡漢自立王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

曰孤豈效逆賊所為拂袖而起入於後宮曹丕逼勤天子之詔先主

眾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請漢中王出眾皆拜伏於前



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弒王上不即帝位與師討逆不得  
為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王上為君為孝慈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  
所議是失民望矣不以大德推之而以大義責之善於勸進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  
並未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為帝與篡竊何異立不言義不當  
漸相近堪受漸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眾官曰  
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  
卧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害着要立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  
矣故作可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  
不答却是先主作難此處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  
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  
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為帝滅  
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眾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

矣不以已動之乃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  
既以羣臣動之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不言已德不  
又以此兩川動之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  
漸漸相近又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  
何可議此言人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言天漢中王曰待軍  
師病可行之未遲此句已足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曹孟真病  
真病難痊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眾官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  
假病立愈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眾官皆入拜伏於地曰王上既允  
便請擇日以行大禮只露得一句口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  
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尚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  
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  
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  
宓等眾也先聞其言後詳其人漢中王驚曰孤於不義皆卿等  
也理怨一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核實



便難推調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樂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

惟建安二十五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曆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羣下將士以為漢祀墮廢備宜延之嗣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夫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墜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爰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饗祚漢家永綏歷服魏家之詔於人漢家之文告天詔有三通却不是真文止一篇却不是假

讀罷祭文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此讓雖是虛文然孔明奏曰王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與曹丕一般改得堂堂正正立如吳氏為皇后長子劉禪為太子封次子劉永為魯王三子劉理為梁王封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一樣做皇帝只此一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讐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剪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篡獻帝之仇更大於青關公之其事有先後耳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



君王未及行天討 臣下曾聞進直言  
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讐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乎其伐吳之意以為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為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也蓋不獨為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即為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先耳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

之死為關公而死也為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讐不可忍殺兩弟之讐又何可忍乎為一己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為三人之義而討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為先主之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為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止寫一字公明惟憑卦象李意自寫畫圖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為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為白帝托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敘一筆不漏如此敘事真可至追

### 遷史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公義而後兄弟之私仇子龍獨見其大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讐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讐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見識以戰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賫詔而去却說張飛在關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是真兄弟不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



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為後文鞭范每日望南切齒

腫恨放聲痛哭不已其声其淚俱從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

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讐深似海廟

堂之臣何不早奏與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

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

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願何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

孝伐吳為後文製辦白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

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與師御駕

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

伍非所以重社稷也此不諫征吳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

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孔明之諫在孔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

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

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

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先主見孔明苦諫心

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人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

足而哭以手足論之先主缺其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

了桃園之誓一足矣故抱足而哭二兄之讐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

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讐若不能報

時臣寧死不見陛下也只是說自家要去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

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臨行

先主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

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為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

軍人故先主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

以此囑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



朕猶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必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

恐有失文頌為後先主大怒曰朕欲與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

推出斬之非此一怒則象必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

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

下待朕報讐回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臣亮等切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荆州有覆亡之禍損將星於斗

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

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

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二句隱着伐魏早則社稷幸

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為水今伐

不能制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

火矣

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

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會諫故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

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

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

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

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桂孝伐吳關公之死為江上有白衣

次日帳下兩員未將范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

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讐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義氣凜凜

不是假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前之鞭督

兄弟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疆張

是痛一痛而鞭鞭必倍痛矣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

了限即殺汝二人示眾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

今日受了刑責着我等如何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



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疆曰

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箇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

他不醉呂布以戒酒而為部將所害張飛以飲二人商議停當却說

張飛在帳中神思皆亂動止恍惚與開公夢猪變足前後相對一則

時之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坐卧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

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

以酒不覺大醉卧於帳中凡人飲酒易醉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初更

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

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

聲勢曹操見關公子匣中雖死不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

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

詩嘆曰

妖魔光怪  
種了張飛  
美色應死  
美色應死  
美色應死

安喜會間鞭督郵 黃巾掃盡佐炎劉 虎牢關上聲先震

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 智期張郃定中州

伐吳未克身先死 秋草長遺閬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

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

先主用為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吳班事補前文所未及。當下

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

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僚皆隨孔明送

十里方回孔明回至成都快快不樂顧謂眾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

制主上東行也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聽法正勸之而却說先主是

夜心驚肉顫寢卧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

墜地開公之死先主感夢翼德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

曰



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  
臣奏曰聞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賈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  
時義之始先遇吳德次遇關公臨終矣之時先喪關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及至賈表果報張飛凶信先  
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眾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  
王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  
苞也張飛掛孝是一重孝苞曰范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  
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方欲為二弟報讐何  
可先自摧殘龍體先王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  
軍作先鋒為卿父報讐否苞曰為國為父萬死不辭不但為父先主  
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處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  
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管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此是制  
與張苞亦是兩重孝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眾官苦勸先主曰

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  
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張飛曾見先主為天子  
天子一則乍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言訖又哭眾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  
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午過太甸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  
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來善哭何況此時多官商  
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  
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  
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  
百忙中忽教出一個仙人與魏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  
之去慈吳之于吉遙相映射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從之即遣陳震賈詡往青城山宣  
召震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庄清雲隱隱瑞  
氣非凡與嵇康尚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  
第一才子書



似佛相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宜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請既至御營入見先王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栢之狀李意形狀在先主眼中寫出。寫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河見諭先主報警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干開公未死之前問之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書畢便一一批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遂稽

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叟也不足為信即以火焚之為後文火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口留二人爭印與許褚徐下印與我視之乃關興也是爭袍遙相映射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業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寫張衆皆稱善傍寫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鴈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鴈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鴈應弦而落寫關興。鴈行可比兄弟不文武官僚齊聲喝采又寫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曹操



臺前是一紅一綠相爭此處却是兩白相爭又自不同 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

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爭印稍加點染今

既顯過本事便 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

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讐奈何自相爭

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兄弟相爭者當愧死矣 二

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

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拆箭為誓永相救護桃園之後又是 先

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

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按先主以下再敘東吳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

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

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大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

面面相覷南人無用一為之一笑 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祿久矣無可報効願捨

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其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底與

魯肅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

兩國相爭通使命 一言解難賴行人

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

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寧為雞口無為牛後韓侯之所以

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

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耻良足嘆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



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是人所不敢不與與已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耻爲篡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爲強爲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弱吾甚爲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荊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旣也與劉爲讐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嘆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畧所以抑彼之驕夫七重覆寵德

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畧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酈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其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入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

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



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之義為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即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汝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母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母乃太甚乎然使讐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為劉玄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玄德之為玄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白帝城三字先於此

處一前隊軍馬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

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

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

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不似前番待先主問曰子瑜遠

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越特來奏荊州之事

先將孔明說起要他看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

允此二句隱然責備關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荆

州又推在曹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

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今

呂蒙已死寬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

出一個活夫人來又要他今吳侯令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

看夫人之面納其所言

第一才子書



并將荆州仍舊交還又恐一夫入不足以動之又說還荆州還降將為東吳所當有而借與玄德者也今亦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未向歸重後魏前是動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勦除却為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先論義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荆州是棄重而取輕也次論利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為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此又單就先主身上說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讐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早為後文識兆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請和為

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有此一段議論愈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補四十四卷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間也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真正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塔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先主不肯與吳共伐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曹丕其勢必至於此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今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



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有急來求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誇丕笑曰卿褒獎母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其君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是以已之長形彼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君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虎視天下是其雄也難乎為臣臣為人獲難乎為君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畧者權謀之謂也即將現前事解畧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霸王亦不為也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不為也丕曰吳畏魏乎咨曰

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不夫東吳氣象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單就臣說丕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即降詔命大常卿邢貞責冊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如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曄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圖蜀可見二國之不宜相惡也丕曰孫權既以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此則書生之見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丕曰不然朕不助



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劉曄是踏沉船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御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蓋以自稱則雖伯猶榮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亦解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孫權刑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與秦宓之此簡雍彷彿相刑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張昭足以服魏臣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眾視之乃徐盛也趙咨之後又有張昭下謂刑貞聞之歎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却說孫權受了封爵眾文武官僚拜

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賫進謝恩孫權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陸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主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彈壓蜀兵乎一笑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眾皆默然權嘆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亡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與劉封本姓寇正復相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閑常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忙中補殺孫桓來歷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氣數萬之眾往擒劉備不過恃二勇夫權曰



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與前遣周瑜程普為左右遙相對照即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少年有可輕有不可輕此處以輕陸遜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敵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與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敵一少年先主曰二姪同去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

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一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再就吳將眼中寫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尚敢抗拒天兵平桓亦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鎗直取孫桓此處獨寫未寫關興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將寫張苞連戰二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故作驚人之筆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助是鬼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興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却先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奇甚救了張苞乘



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  
 出關與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此寫關興桓大怒拍馬輪刀與關興  
 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  
 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  
 此寫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兵只不見了關興忽然突出又忽  
 張苞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此又寫言訖綽鎗上馬尋不  
 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此又寫苞問曰此是何人  
 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  
 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做了豪傑的馬遂  
 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  
 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  
 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

現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朱然一軍不見厥殺在今日若去劫寨倘

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

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齊出夾攻必然取勝

南亦班曰不知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劫寨事告與朱然然見火

起必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前寫過與苞此馮習等大

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

引幾箇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中士卒因賞

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

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

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假報了朱然真報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

來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

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是朱然替死鬼然從之遂



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起火急催兵前進剛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殺一人擒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勳正是朱相對而關興擒譚雄用虛寫張苞擒崔禹用實寫又自不同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此寫吳兵水路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此寫吳兵陸路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先王大喜傳旨就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倘有

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痢疾帶病從征為後文死于却說先王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重老輕少則失之陸遜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來到先王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大人投東吳去了先王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先主之信漢升與孫權之信子瑜前後恰如相對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王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

老臣素矢忠君志

年少能成報國功



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三回

戰號亭先主得警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爲演義粧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卽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爲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爲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而長髯者面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浦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寧惟是卽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尙在而寬孫權豈肯以糜夫人之旣死而赦糜芳乎又觀先主之殺糜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糜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



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大將之才不得以書生目之亦惟書生而有大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先軫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歌雅投壺孟瑛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爲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爲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爲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與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

能負重而能忍辱者子胥惟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惟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爲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

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爲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誼而用之也關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爲是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關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關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猊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

正月敘起時序分明

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



聞先王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夔陵營中此猶昔吳班與張南馮習接人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管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璋部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鎗出戰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回第一日黃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

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與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警之善奕棋者有人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讐第二日黃忠不老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中箭後偏能不落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來得寫得二小將保送黃忠逕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江東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



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 枚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 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勒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歎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又因黃忠并念關張畢乃引御林軍直至猗亭大會諸將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時序分明正為下文夏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屢次月燒營伏線獨至此時不敢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番瑄染與受魏當大叫曰陛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

回顧眾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挺鎗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此處雙寫二將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先主處處念着兄弟又與人慌退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關公虎女犬子語遙遙相應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鎗搪牌刀斧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暎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甘寧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寧帶箭而走甘寧病中



猶能帶箭而走黃忠雖老不老甘寧雖病不病兩人雖死不死矣。到於富池口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興廟。廟往來客商祭祀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 長江錦慢舟 酬君重知己 報友化仇讐

劫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甌 神鴉能顯聖 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不見關

興第二欠又不見關與興寫得出及不測。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

陣。正遇讐人潘璋驟馬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興等思

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晚。迷踪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

中旬相應。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庄上下馬叩門。一老者出

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饑。老人引入。興見堂內

點着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

將軍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養

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侍奉。何況今日

為神乎。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沒則已焉。與關公大不同矣。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

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馬。三更已後。忽門外又

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挾路相逢。天道不

畏。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

一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璋

門外所見與老人堂中所供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

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

祭祀。非關興殺之。而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大亦大。却將潘

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來。老

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甚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言。馬



嘶一彪軍來到為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又恰好遇忠見興殺

了主將潘璋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

縱馬來取關興與見馬忠是害父讐人氣冲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

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將關興圍在垓心與力孤勢

危讀此者至此又必謂關公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張苞馬忠

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處趕來趕不數里前面糜

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處苞興二人兵少慌忙

撤退此時馬忠即死糜芳傅士仁一併就擒豈回至獠亭來見先主

獻上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犒三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

收聚敗軍各分頭守把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馬忠帶傅士仁糜芳

於江渚屯劄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既寫老人又寫眾軍糜芳

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荆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

性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糜芳傅士仁也我

等何不殺此二賊去蜀管投降聽得歷歷分明聲聲仔細與將奔糜芳聽罪大

等箇空見便就下手聽得周瑜先主聽徐庶更是不同糜芳聽罪大

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

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此時不消問公顯聖却假皆

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

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

戚之情必不肯加害有此數語愈見下文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

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獠亭而

來糜傳之殺馬忠與范張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

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

被呂蒙詭計稱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

臨



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重投

之不降曹操又相類而相反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

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思九泉之言詔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

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箇死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割之以祭關公兩箇活忽張苞上帳哭拜

於前曰二伯父讐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讐何日可報接筒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臨之以祭汝

父范疆張達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為開公報仇亦為翼德報仇耳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苞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

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遣使送還步騭為此語却是翼德有靈交與荆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

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諸葛瑾已曾與先主言之矣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馬忠是送死的范張是送活的一是一是私送一是

公送令程秉為使齎國書望猊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

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與曹操在木匣中見關公正是相對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

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父之靈亦是一副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讐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

荆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讐

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一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



魏不肯得風便轉鼠竄回奏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眾臣苦諫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  
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莫措闕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  
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機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  
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見有陸伯  
言在荆州此人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儒生誠不以臣論之不在  
周郎之下以今論之當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補照七十五回中事主上  
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  
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張昭不知諸葛瑾安  
能知陸遜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  
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  
宜也雍嫌其望輕騰又嫌其才短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

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一身保此又以全家權曰孤亦素知  
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前不聽魯肅而用龐統今獨  
是於是命名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  
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  
鎮西將軍百忙中補敘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  
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  
幼無才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孤  
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  
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似遜曰荷蒙  
重托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意在壓服眾  
受之闕澤曰古之命將必築臺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威  
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



人自無不服矣如蕭何薦韓信故事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

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

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荆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闔以內孤主之

聞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時倍覺冠冕遜領命下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

即日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猊亭韓當周泰大驚

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瑜向是後輩况陸遜乎以今之世俗論之當寫

着晚生名帖比及遜至眾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遜升

帳議事眾人勉强叅賀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

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

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

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

軍心必能堅守又在陸遜口中帶表孫桓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算定

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

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早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

陸遜却是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

敵眾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承王命總

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此時陸

亦大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

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為

大都督令退蜀兵宜早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

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耳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

其銳氣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黃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

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愿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在手厲聲

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托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



負重故也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

動如違令者皆斬此所謂始如處女眾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號

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

夜則火光耀天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忽細作報說東吳用

陸遜為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許先主問曰陸遜

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

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又在馬良口中照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計損

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

輕敵馬良與關澤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先

與張昭周泰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

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

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

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寫韓當之猛視彼罪之

矣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

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

於平原曠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

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寫後文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

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諸

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負重之人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

馬良曰陸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

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馬良之智亦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

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馬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

之中詳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當取水深為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

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馬習遂奉旨

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馬習遂奉旨

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馬習遂奉旨

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馬習遂奉旨



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  
奈何不言移營之難猶是第二着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  
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  
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  
擒矣若不遇陸遜則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  
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着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  
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  
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  
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  
報知只怕來不及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  
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  
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

正是

蜀主有謀能設伏

吳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  
卷之三



